

锦

GORGEOUS

苍野之顶·张恒嘉
清和·王苏辛
恋爱狂想曲·温暖
仰望红色丝绒·韩倩雯
幸福街·徐衍
告别的年代·贺伊曼
致站台·杨鑫
三人行·李慧研
荆棘鸟的飞行·林爱玉
祁定江主编

90后原创文学第一MOOK ▶ 伍

[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新作]

映画全纪录 小说卷

日光天堂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上海纪行 杨鑫 002

荆棘鸟的飞翔

荆棘鸟的飞翔 林爱玉 010

爱的咏叹调 陆江涛 022

永远有多远 李慧研 027

恋爱狂想曲

恋爱狂想曲 温暖 034

刺杀杨世端 金国栋 048

错过 孙芃芸 056

美少年之恋 温暖 069

幸福街

幸福街 徐衍 080

告别的年代 贺伊曼 092

清和 王苏辛 098

莫爱 温暖 111

仰望红色丝绒

三人行 李慧研 118

阁楼电影院 金国栋 129

仰望红色丝绒 韩倩雯 137

投向分裂的怀抱 谢添 144

苍野之顶

致站台 杨鑫 166

少年宫 丁楷槟 172

苍野之顶 张恒嘉 177

玩具兵历险记 温暖 190

锦 绣 年 华 · 盛 大 花 开

錦

日光天堂 祁定江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锦：日光天堂 / 祁定江主编.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039-46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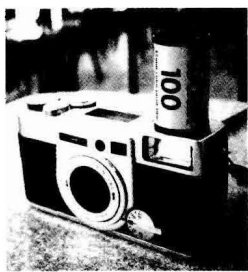
I. ①锦… II. ①祁… III. ①作文—中小学—选集
IV. ①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1726号

锦：日光天堂

作 者	祁定江
责任编辑	胡 晋
选题策划	祁定江
装帧设计	引文馆·许静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年8月第一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644-8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我笑，笑容相当邪恶。而后，四只雪球做了自由落体运动。白色的东西迎面撞来。

我被击中了，不是雪球，而是数学老师的粉笔头。他投掷时的那个动作保持在那里；就像投完篮后保持着球出手那一瞬间的动作，如果球投中了，那个动作就成了一种得意的炫耀。

放学时，我跑去语文老师的办公室，想小小地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彼时，老师正看着股市行情。他的右手拿着眼镜，悬在半空中，眉毛是“八”字形，仿佛在用力。他的鼻子和显示屏凑得很近，像是在嗅显示屏的气味。

“老师，我今年入围新概念作文大赛了。”

“新概念，哦，很好——该死，涨这么多，上个星期不该出手的——嗯，你继续努力吧，文化课也要抓紧点。”

他说的时候一直在嗅显示屏，只是在快说完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八”字形的眉毛立刻舒展开来。

热脸贴上了冷屁股，我郁郁地回家了。

那日半夜，我起床上了个厕所，然后就一

直没睡着。我想给方慧打个骚扰电话。方慧是老朋友了，十一届新概念的，一个很单纯又爱搞笑的小姑娘，传说她从十一届新概念回来以后发表了很多感人亲情文章和高三血泪史，比如《弟弟的姐姐》、《此时彼音》，让无数高中学子动容。和她在一起很快乐，每一粒空气都成了搞笑的因素。认识她以后我没事就爱和她打电话聊天。我拨了她的电话，按键的时候开场白也是想好了的：“嘿嘿，睡得很香吧？被我吵醒了吧？耶！”不料方慧没睡着，说正无聊，又说最近心情不好，问我有什么事。因她心情不好，我也没告诉她新概念的事，只是说：“没什么，就是睡不着，想骚扰一下你。不然，万一我没睡着你却睡得很香，那我多划不来呀！”而后她开心地一笑。我问她为什么心情不好，她说室友和男朋友去逛街了，宿舍里空空的，她一个孤家寡人，很无聊。我突然能体会到她那种无聊，感到胸口发闷，整个身体仿佛在向内部凹陷。

那夜睡了两小时或者更短，记不清了。醒来时，眼眶是湿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贰 上海，我来了

我把行李塞到座位底下，睡了一觉。醒来时便快到上海了。

方慧早早答应过在徐家汇站接我。

在出站口，我拎了一大包行李，比孕妇还笨拙。方慧则似壁纸地站在远处。她是在我看到她之前看到我的。

在楼梯口遇到了马岩龙（莫小七）。

“你是……”

“他是杨鑫。”方慧知道我和马岩龙是十届的老朋友，于是抢着介绍。

“哦，是星星啊。”说着，马岩龙的胳膊就伸了过来，好像在他乡遇到了故知。两年前我们便是这样打招呼的，这一抱勾起了许多往事。

今年我睡214房间靠门的那张床。当我很随意地把包塞到床底下时并不知道这张床几天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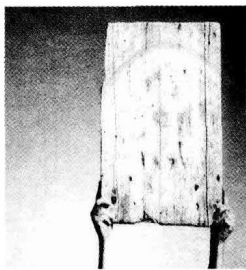
成了泰安招待所最牛逼的床。

吴洲住在215房间，就隔了一堵墙。他穿得很少，好像冬天已经遥远了。我再看看自己这一身行头：灰白色的羽绒服，黑色加厚运动裤。两年前，吴洲来新概念还一脸羞怯，现在已经放得很开了。我们握手问好。他说中文永远都是第一声，声音很细，像唱戏的，和以前一样。

同住214房间的有一个人叫陆江涛，总是喜欢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逗笑所有人，他自己却不笑。

方慧告诉我，她和陆江涛乘地铁时，一路上三四十分钟，陆江涛手扶栏杆一声不吭。方慧心想这人怎么不理人啊，也就不敢和他说话。过几天大家都熟悉了以后，方慧问他当时在想什么，陆江涛说：“我一路上都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和你说话。”

第二天，方慧、吴洲、陆江涛和我一起去离泰安不远的锦江之星找选手聊天，约稿。遇到一个左撇子，方慧惊讶地说：“你用左手写字啊！左撇子都很聪明的！”一旁的陆江涛双手交叉在胸口，很淡定很深沉地说：“也不一定。”为此



我们笑了他一个星期，还送了他一个“冷场王”的绰号。

第三天，省登字请选手们吃饭，问我们吃什么。省登字是新概念的前辈，现在成了杂志主编，混得相当好，每次来大家都想着狠狠宰他几顿。他问我们吃火锅还是炒菜，方慧说：“火锅，要辣的。”吴洲说：“炒菜吧，炒菜贵，噱……（小沈阳的语调）”到了陆江涛，他双手插进口袋，一脸严肃地说：“还是……吃西餐吧。”大家又被冷了一次。省登字说：“那我们把你放在麦当劳然后我们去吃饭。”

第四天考完试了，我们坐车去城隍庙。在公交站台，我指着站台上一个男性的简笔画（旁边还有一个女性的）问陆江涛像不像迈克尔·杰克逊的。他思考片刻，淡淡地走上来，对着两个简笔画边指边说：“男厕所，女厕所。”而后转身离开。

陆江涛是个传奇，只能这么说。

同住的还有夏克勋和徐衍，都是方慧在十一届的最好的朋友。这两人都很牛逼，一看就知道是武林高手中深藏不露的那一类人。

果然不假，徐衍是第十一届的一等奖获得者，今年又拿了一等奖。而且他本人极其低调，颇有实力大作家的风范。

更有劲的是夏克勋，此人极喜欢扯淡胡侃。方慧他们都叫他勋勋，他有句套用过来的名言，“看我把一个蛋扯得栩栩如生，炉火纯青。”据说原话是马东的，方慧说他就崇拜能扯淡的人。

他是带了女朋友去参加新概念的，可是每次和我们扯起来，都会把他的女朋友忘在一边，说了大半天话才想起她来，然后再去哄。

方慧说和勋勋特别玩得来，说实话，我也很喜欢他的性格。

第四天，在城隍庙，我又接到了萌芽的电话，让我立即到青松城。电话里编辑告诉我，李老师在青松城等我。

方慧向来对新鲜事物好奇至极，自告奋勇地要陪我一起去。路上我们都很开心，我觉得自己突然小了十几岁，我像孩子一样倚在她的肩上，而后被她一把推开，推回十八九岁。

传说中的李老师在青松城出现了。

“李老师好！”

“你知道我是谁吗？”李老师惊讶地问。

“呃……不晓得，他们告诉我李老师会来接我。”

他说他叫李其纲，我汗死了。我们在一楼茶座坐下，一会儿，来了一位美女。她说她叫杨华——给我小说写过评论文的那位！

气氛开始严肃，方慧开始坐立不安，频频向我使眼色，想要离开，但是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不好离开了。

李其纲问方慧是不是我的女朋友，我说不是，是比女朋友还要好的朋友。

那天，方慧喝的是奶昔，我们仨喝的是茶。李其纲买的单。据他说张悦然很喜欢我的文章，原本我的分数不高，李其纲的原话是“可以跳黄浦江了”，是张悦然还有他们俩把我从江里捞上来的。李其纲补充道：“我拯救的不是杨鑫，而是才华。”他说话时挺严肃，不像在开玩笑。我立马想到了陆江涛，差点儿笑出来。

我轻声地对方慧说“陆江涛”，方慧极力忍住笑，干咳了几声。

他们让我回去准备一份发言稿，颁奖大会那天要代表获奖者发言。李其纲瞄了一眼我的衣服，说：“怎么穿得还没我阳光？”（后来这句话不脛而走）我想说：“但我穿得比你阳刚！”但没敢说。李其纲又瞄了一眼我的头发，说：“头发像小狮子。”我想说，你还没见过大公鸡。但也没说。我当时说：“我回去穿得阳刚——不不，阳光一点，把头发弄得好看一点。”

发言那天，我的衣服是借陆江涛的，头发在青松城附近理发店做了个定型。

次日，遇到李其纲，赵长天在一旁，白发三千丈。李老师介绍了一下，而后说：“发型在哪里做的？衣服也很阳光嘛。”

发言的时候，很多老朋友起哄地鼓掌叫喊，我硬着头皮，走上了去了。

“在座的每一个人，一起比赛的同学，我所仰慕的老师，上午好！”

“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站在这里，也不会想到脚上这双不是很干净的鞋会和这块地板发生什么关系。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此刻，我看到了灯光，看到了话筒，想要唱歌。但我一张口，

大家大概会不惜用鸡蛋砸我。我看到，很多张脸在焦急地等待着复赛结果。

“所以，废话到此结束。”

我是这样开头的，后面又傻乎乎地谈了一些我对写东西的看法，然后就晕晕乎乎地下来了。

发完言，领了一块重重的玻璃奖杯，便去吃午饭了。那块玻璃砖太重了，不方便携带，我就送给了方慧，用她的话来说，“就当做对她的鞭策”。

关于新概念一等奖，杨雨辰还有一句著名的话，“一等奖是睡出来的。”因为在我现在睡的床上躺过的另外五位猛男都是一等奖的获得者。我睡的那张床被戏称为“灵床”。

那天午饭是在方慧家的店里吃的。夏克勋，吴洲，还有我们很多人，一起去的。方慧的妈妈请客。在徐家汇天钥桥路323号，有两家靠在一起的店，一家叫“沧浪亭”，一家叫“茶语珍珠汤包馆”，都是她家开的，生意很好，东西很好吃。在上海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那一天，大家都突生感慨，因为就快分别了，空气里满是伤感的因素。

叁

淡淡的

此时，我双手重叠着，放在冰冷的玻璃上。头很沉，前额重重地压在手背上。椅子没有放正，腰持久地扭曲着，有些酸疼，却没有多余的力气换个姿势。腿随意地弯曲着，搁在办公桌底下，发麻了很久。整个人像一只沉重而多余的包袱，被桌椅支撑着；又像是房屋推倒后在废墟上的砖块，一块压着一块，低处的陷入泥土中。

石英钟在响，像是大冷天发抖的牙齿的撞击声。日光灯发出吱吱的声响，像是大热天虫子的叫唤。我不喜欢这些声音，可是我说不出理由。它们理所当然地发出这种声音。这些夏天雷雨过后泥塘般浑浊的声音。

我不喜欢这玻璃的温度，冷冷的，针一样刺进手心。我不喜欢桌子的尺寸，椅子的高度。我陷入桌椅之中，像被不入流的词人数着字数填入词牌音韵中的汉字。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

那个。我高三了，就应该心无杂念地做“天利38套”。到了午夜十二点，就应该去睡觉。

我想起新概念里每一个认识的人，想起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一切都那么偶然，我感到我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偶然性来自外界。我必须循规蹈矩地做一切。

我想起新概念里每一个认识的人，想起前几天我刚到泰安，满大厅的人，我一个一个去辨认，看见很多老朋友，还有一些在等着我的朋友们。那种感动和激动，现在还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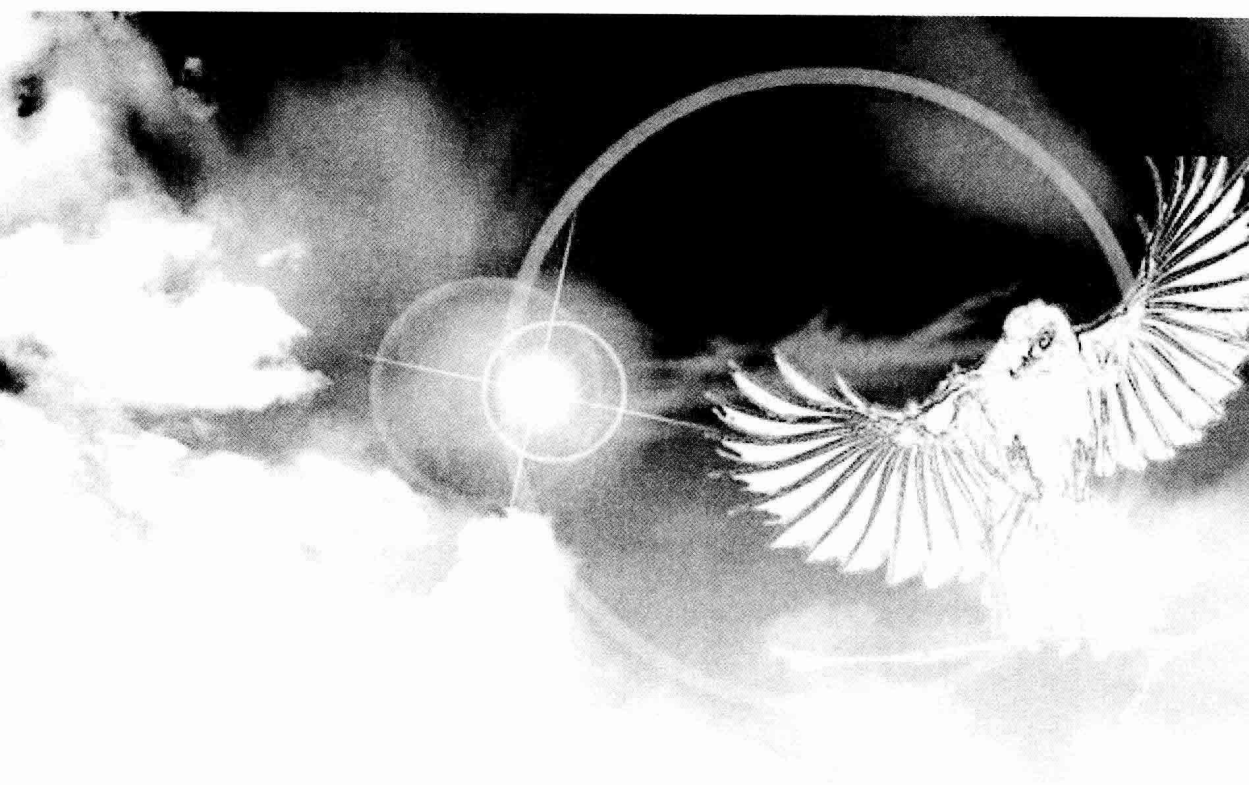
我想起第十届的情景，还有十二届的情景，很多记忆重合在一起，混杂不清，很多很多的面孔，很多很多的话语，在眼前、耳边，晃动，然后模糊。

我的心底响起了Mozart的练习曲，心情随着音乐沉浮。我是不懂音乐的人，却由衷地喜欢Mozart。在他的曲子中，一个音可以拖七八秒，一秒钟又可以过七八个音，自由，随性。在指尖涌流，放纵。沉默，忧伤，压抑，零度的窒息与绝望，每根神经猛地绷紧，在Mozart的练习曲里，灵魂无限自由。也只有在他的音乐里，我才能暂时忘记从新概念回来后的巨大失落与不舍。

而我的生活也不过是一支练习曲，重重的音，刻板的节拍，千篇一律。

我在怀念过去的十二届，一起的朋友，还有既爱笑又爱哭的方慧。一切都是淡淡的。像烟囱口升起的轻烟，在风里渐渐稀散了。我知道十二届已经结束了，或许，也是另一种开始吧。

>>>END



荆棘鸟的飞翔

010 荆棘鸟的飞翔
023 爱的咏叹调
028 永远有多远



荆棘鸟的飞翔

文/林爱玉

林爱玉

2010年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让我为你飞翔，在你残破的天空之上，
让我听你说话，给我肩并肩的拥抱。

壹

这是一个快乐的警告，警告我别想逃

田凡在看到席汀城之前，已经在书店了徘徊了将近二十分钟。手指指腹一遍遍地在书背上滴溜溜地划过。终于敲定，不是决定买一本书，而是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席汀城在五分钟后推开玻璃门进来，四目相对，田凡看见一个穿冰蓝色的大T-shirt，暗蓝色的花裤子挤着鲜艳的鹅黄和橘绿，像认领到丢失的孩子一样似的高兴和惊讶。

“嘿，席汀城，你好。”

“啊，你就是田凡。好好，呵呵。”

两个人不知道说什么就相对呆笑了一会儿。

“那咱们去吃刨冰吧。”席汀城邀请道。

“好，那走吧。”田凡说道。

>>>

在这之前，田凡已经和席汀城在网上混得很熟了。每天挂上QQ的第一件事是看席汀城的头像有没有亮着，要么等着他开自己的窗口，要么自己主动开他的窗口。

东拉西扯地聊天，从世界上到底存不存在鬼魂，僧人为什么过午不食到探讨诗人们的自杀，海子的卧轨，顾城挥起来的斧头杀了妻子。

聊天页码累加的过程中，田凡零碎地拼凑了席汀城的家庭背景。席汀城的父亲是这个城镇颇有名气的画家，而他也就秉承了父亲的衣钵，在学校里是个美术生。课余还会撩拨吉他，写几篇诗歌小说发表在校刊上。

田凡是和席汀城在同一所学校的同一年级里，就算迎面打了照面也没有机会认识的人。现在却对面坐在玻璃桌前，都用小铁勺挖着碎冰往嘴里送。

“哎，咱们来说说话吧，干巴巴地吃怪不自然的。”席汀城先开口说。

“好啊，我等着你开口说了。”田凡被他这种俏皮的开场白呛得刚含进去的一勺冰差点要吞不下去。

“既然你对文学那么感兴趣，那么一定也是对音乐感兴趣的喽。”席汀城似乎骄傲地推断，亮着眼睛看着田凡，手掌撑着竖在刨冰上面的小铁勺。

“嗯。”田凡抿着嘴，边笑边要往嘴里送一大勺的碎冰，也边猜着他的意图。

“而且既然你会电子琴，我会吉他，那么咱们来组个乐队是再好不过的了。刚好我有几个朋友会架子鼓也会贝司！你觉得怎么样？”席汀城说完已经把脸贴着向田凡这边来，眨着眼等着肯定的回答。

田凡看到这情景，听到这话，不禁把那含着的一大口冰给“扑哧”一声全都喷了出来。

贰

你的声音，安全得让我害怕

学校的校运会在十月份举行。田凡报了女子长跑，这已经是早早就和席汀城说过的了。只和他见过一面的田凡却莫名地想要他能够来给自己加油，像所有平常的同学那样就好，在跑的途中，为自己鼓掌加油打气，或是拍一下手示意努力。

就快要轮到田凡这组女子长跑运动员上场了，田凡还在两百米跑道上看着别人的冲刺。突然一个女生在终点站跌倒了，正好一个手里拿着矿泉水的男生迎面扶着，女生就半跪着在橡胶跑道上，才没有扑倒在地上。

这让她想到昨天的比赛中，自己和同学坐在观众席上，不远处正好有一个高年级的男生抱着一个初中的女生急速地往她们这个方向跑，其实是要拐弯去医务室，大概是那初中的女孩子冲刺的时候摔倒了吧，被这热心的高年级男生毫不犹豫地抱起送到医务室。有点电视剧里那种危急关头情节的感觉，但是却没有给田凡什么紧张的感觉，她甚至自私地想着这女生的幸运。当然，那也是有代价的。

还有，今天上午班里也发生了这样的情节，一女生跑完后直接坐在板凳上趴着，不知怎的就

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来还伴随着低泣的声音。众同学就连忙赶去给她拍后背也拍胸脯，可是一点也没有用，扶着地站起来却要软瘫下去要伏在地上。这就不行了，簇拥着的人赶忙让出一条道来，一男生挺身而出，二话不说地就把女生背上往医务室奔去。

校运会是最能发生这样暧昧情节的一次校园活动了。借着乐于助人的名义，学校还会擂鼓震天地颁授个雷锋奖。

这样胡思乱想着就听到起点处在“20124田凡”地喊着。田凡奔向起点，脑袋四处张望着跑到起点处，有点惶惑。到起跑的枪声鸣起，还是没有看到——说要来给自己加油的席汀城。

一圈跑完了，两圈，三圈，最后半圈。最后结束……同学手里拿着矿泉水和葡萄糖，跟着田凡在操场内圈环走。田凡低着头，像要掉到地上，移着脚步牵扯着全身的力气，快要软瘫下去了，田凡想就这样瘫下去不起来了，但是旁边的同学还是扶着让田凡没有这个机会。耳朵里灌满自己胸膛里传来的喘息，田凡眼睛有点发热，这就是给的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吗？

也对，人家有充分的理由不用来。首先，不是同班同学吧，没有这个义务；其次，也不是初中的校友，要不就可以借着“来为我的初中学校加下油”的口；再次，两个人又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很熟悉，突然蹿出来加油总有莫名的奇怪。再说，他也要为自己班里的同学做后勤了。

田凡这样的想着，终于是感觉释然了一点。昂了昂头，微笑的眼泪中，她又看到了那个让她念念不忘的画面。

那是高一下学期，登音响过，三月的春帷已揭。暖风和煦的一个下午，田凡从宿舍洗完头发，在校园里边走边吹头发，经过坐西朝东的艺术楼，楼前的一片小广场上建筑物投下的阴影里，有一群初中生在尖声笑着打着羽毛球。

田凡舒心地对自己微笑，平时被学习压力揉皱的心在这时被缓缓重新铺展开来，像是用泉水去浸泡已经皱巴的胡萝卜干一样缓慢复原的过程。

就在不经意地一抬头间，田凡无意间瞥见艺术楼三楼的楼梯口有一个淡定的人影。经过多番的确认还有多角度地观察，田凡才确定是一个高

年級的男生在彈着吉他。一下一下撩撥弦線，灑脫自在的樣子。搭配上背後天窗口悠悠浮過的白雲，真的是羨煞了平時不自由的田凡。

繼續仰著頭看着，太陽西下噴薄出的橘紅色給半边天塗上了深刻的印象，像一幅無奈的後印象派畫作。也許，席汀城是永遠也不會知道，他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在一个生命过客心壁里投下了温情美好的影像。

也許，許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曾在不经意间的一个细微的动作怎样地感动了不经意的人。就像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的描寫，不經意地錯過，於千千萬萬年之中，於千千萬萬人之間，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正好趕上了。也只有那麼一句“噢？你也在这里。”已經暗含了開始，暗含了所應有的結局，暗含了悲傷的隱喻。

廣播里剛好在播放陳綺貞的《失敗者的飛翔》，田凡記得席汀城最喜歡陳綺貞，還有最喜歡這首歌。

你知道嗎/听你說話/我只需要/听你說話
在你的聲音中/安全得讓我害怕
這是一個/快樂的/警告/警告我別想逃
這個特別的時刻/判斷/絕不會是你想要
你的溫柔/包圍而我/像個沒人愛的傻瓜
你的影子/巨大/像喧囂的脏話
在一片歡樂的景象之中/我却覺得勉強
在離別的前夕/我不忧伤的台階下
.....

叁

百分之八十的完美

到底要不要說出來？還是藏在心底里好？這樣就不会对双方的交流造成不必要的干攪。就算是触碰都有了界限。那就一直放在心底吧，也許是沒有機會讓世人知道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普遍的密碼藏在這樣的一個人心底，在這一輩子的時間里。田凡總是在冰涼的黑夜里睜着眼睛，對着窗外的月光疑問。

>>>

校運會過後的一個星期，田凡把自己的鍵盤

搬到學校，放在席汀城早就在藝術樓里向老師借好的教室里。田凡還在口袋裡放了一根棒棒糖。

“這麼早啊。”田凡還沒有來得及抬頭，席汀城就先向自己問好了。

“啊，你也是啊。”田凡連忙笑着回復。

這時，田凡忽然感覺渾身有點不自在，臉向右边看，才發現椅子上坐著一個長頭髮的女生。如綢的長發披在肩頭，像傾瀉的瀑布一般。田凡被這美麗駭住，只能以微笑來掩飾，太陽穴早感覺有冰涼的冷汗要流下來。

席汀城分別介紹了余藍和田凡。余藍看著田凡是一頭齊肩的短发，有點包子樣的臉，蜜色的皮膚，應該是小时候经常在阳光里跑的那种野孩子。

席汀城幫田凡把鍵盤放在琴架上，試了几个音。田凡這才轉過身去，走到鍵盤旁。雙手放在膝蓋上看席汀城彈著琴鍵這才想到口袋裡的棒棒糖，就掏出來給了席汀城。

“哦，對了。喏，這根棒棒糖給你，作為上次見面吃刨冰的時候不小心噴了你一身的補償。”

“哈哈，這麼客氣，那我就收下了。”席汀城抬頭是笑着，低頭的時候田凡卻看到他的笑早就收斂了起來。

這時又進來了兩個男生，分別就是貝司手和鼓手陳岩。

“好，這下人都到齊了。”席汀城拍拍手示意集合，抿緊了嘴唇，嚴肅莊重地說，“我們的樂隊就在今天成立！”

大家圍成了一個圓，齊齊伸出手疊在中间，大喊了一聲“耶”相互看了看身邊的成員就都笑了起來。

“名字我想好了，就叫綠野樂隊。應該沒有異議哦？”席汀城看到大家都搖頭等著他繼續說下去。

“我們的第一場表演是在十一月份的上旬，學校的文娛晚會。第一首歌也已經挑好了，就是Greenday的《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ends》。田凡，他們在之前都听过这首歌了，如果还没有听的话就要去听下，我MP3里有，等下你拿去听。”田凡响应了一声好，他又继续说，“明天我把乐谱都发给大家，到时候，一有空就要来练习了哦。”

“那是当然。”陈岩爽朗而故意显得不耐烦

地答应着，引得大家哈哈笑了起来。

田凡这时候又看看笑着的余蓝，她也正笑着，看到田凡看她时赶紧掉开眼光，田凡才知道刚才余蓝一直在看着自己。无意间，田凡看到余蓝手腕上戴着一条红色的绳子，圈住一个指环状的金属环，雕刻着一个方方正正的L字母。

田凡又看了看席汀城，组乐队是暑假以来他一直就渴望着能完成的愿望，现在终于完成了，能看到他的脸上有真正的开心还有眼睛亮着的希望。

此刻，窗外冬日午后的阳光给人有前所未有的真实存在感。

肆

在黑暗的河流上

“每个生命在陷身之前，不是不知道应该回避应该逃离，可是在这样美好的夜晚啊，藏着一种渴望却是决不容许。”田凡念着这句席慕容的诗句，反复吟哦着，在冰凉的夜里，在下雨的黄昏前，在叹息的早晨，慢慢的在心中生出悲凉的伤感，像藤蔓一样揪着她的心。

>>>

接下来每天的练习基本上都没有来不齐的。余蓝总是坐在窗户口那个离阳光很近的地方，安静地戴着耳麦，或是小声地哼着调。林立背着贝司，他是个近视眼却不喜欢戴眼镜，每到忘了谱的时候总是要觑着眼睛俯身到谱架前看清楚了，方才继续用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交换跳动着弹奏。陈岩虽然看起来有点虚胖，但却不是个多话的人，只安心地打着自己的鼓。

田凡位置旁边就是席汀城了。席汀城用左脚打拍子的时候，田凡就调皮地换成用右脚打拍子，把席汀城脚上的拍子引过来再故意加快，然后直到席汀城换和弦的速度来不及而停止下来宣告战败。田凡咧着嘴笑然后比了个V字形。

有时候，田凡侧过脸看到席汀城认真地在学和弦的时候，看到他的背是微微弯着的，平时走路也是这样的形象。还喜欢双手插在口袋里，有点偏执的骄傲还有残缺的自信。这就是在天窗口仰望的那个少年？自己如此真真切切地就这样近距离地观察他？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田凡倒吸了

一口气，这样子惊喜地想着。

冬日窗口的阳光在一点一点地缩短走进教室的距离。表演的日子也在逐渐地推进。

>>>

第三次月考成绩单发下来，田凡的成绩排名明显地直线下滑。下午的课上完了，同学都鱼贯地走出了教室，只剩下几个人在打扫卫生和独自垂头坐在座位上的田凡。捏着刚发下来的成绩单，田凡兀自心头发酸酸的怅惘。

突然，田凡被后面的人一拍背，是刘绘，坐在田凡后面的男生。演讲的时候是永远都不会缺他的席，在义正词严的演讲中突然进出一两句话搞得大家窃窃地在下面憋着嘴笑，自己在台上皱了皱眉头，还是一本正经地讲下去。

“怎么了？考差啦。平常不要不认真了呀。”刘绘有点调侃地说。

这倒是让田凡的嗓子不禁的酸哽，只能一味地低着头。刘绘见状，才知道自己的话有点说重了，便坐到田凡的旁边，把成绩单拿了过来，是数学拖了后腿。于是从田凡的课桌上抽出数学书，拿了数学考卷，一一地把那些错题还有几道经典的题目都讲给田凡听。

到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将近六点了。已经有同学陆陆续续地回到班级开始做练习册演算着题目。田凡向刘绘道了谢。

“你也没有吃饭，要不现在一起去食堂吃吧。”刘绘继续说道，“看你今天心情不好，就我请你啦，等会再请你喝奶茶。要不要去，再考虑就没时间啦。”

“啊，当然。再好不过了。”田凡收拾了书桌就要和刘绘一起走。

刚好余蓝从自己班窗口走过，侧脸向走廊外边和一女生成着话，声音刚刚好够在班级里的田凡听到。田凡正待要喊她打个招呼，怎奈她脸不朝这边，不能注意到就走过去了。

田凡就整理了书桌准备好要出去。这时在旁边等着刘绘突然说要到书桌里找样东西，又磨蹭了两三分钟，刘绘没有找着什么东西又望了望窗口才一起走了。

经过艺术楼，田凡不禁地抬头向一楼的教室看了看，正数第二间，正数的第三个和第四个

窗口亮着白炽灯。所有的美术生应该都在里面埋着头努力地用手握着铅笔没有间断地拉着线条。

“刷刷刷”的炭笔摩挲着素净的描纸。

席汀城也是埋头的其中一个，田凡曾装作找一个同学走进那里面，装作从他那里走过，可是专心致志的他并没有发现这个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戴着耳麦只安心于自己的画。微微驼着的背，还有喜欢插口袋的双手。想到这，田凡又想到月考，不知道他又会考得怎么样，认真地在读书却总是没有得到想要的成绩会考得怎么样？

田凡愣着在那里看，刘绘拉了拉她她才回过神来。“看啥了，再等一下，上自修就要迟到了。”田凡才和刘绘往校外走去。

伍

小心翼翼的感受，这是我寻找你唯一的线索

距离表演就只剩下两天了。最后的排练中，大家一直等着却不见余蓝过来。

“要不要我去你们班级里看下。”田凡有点焦急地问席汀城。可是席汀城只是不做声，这还真是有点犟的脾气了。看来上次偶然听见余蓝和一女生的谈话是真的了。

那天余蓝和一女生经过窗口，田凡分明听到余蓝说：

“我已经和他不知道在短信上吵过多少次了。他选的歌我都很不喜欢唱。”

“那你要怎么办啊？”那女生随口问道。

“大不了我退出呗，才不稀罕，而且队里还有一个她可以来顶替。”

现在想来，前一个“他”应该是指席汀城了，而后一个“她”就只能是指自己了。最后田凡还是默不做声地独自跑到教学楼去余蓝的班级，在窗口望了望，没有见到余蓝，问了一下坐后门口的同学，说是还没有进来。不料转身要往回走的时候刚好撞见她湿着头发走了过来。

“找我？”余蓝见田凡笑着和她打了招呼问道。

“是啊，你别忘了下午的排练了吧。后天可是就要表演了！”田凡说道。

“啊，我今天不想去了。反正歌我都会了。”余蓝懒懒地说，就不顾田凡还兴奋着眨眼看她。

“你就去下吧，尽量把事情搁一搁。等后天表演一过再忙。”田凡连忙上前去要拉着余蓝的手，撒娇式地央求。

“说不去就不去了。不要扯我的手，我们很熟吗？”余蓝面无表情，目光直视地走进教室里，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留下田凡还愣着站在原地。

好一会儿田凡才转身要往回走。头沉沉的要掉到地上。是啊，平时余蓝就是个很少说话的人，在音乐室里又几乎是没有说过话，她只是安静地听自己的歌，排练完了之后也是走在人堆里不大说话。

倒是刚才那一句“我们很熟吗？”刺痛了田凡。不禁又想起有几次她看余蓝是余蓝把正在看她的眼光掉开的情景。不禁的要疑惑好一阵。

得知余蓝不来，席汀城还是照样不怎么说话。愤愤地说了她不来我们自己来合。可是没有主唱终究是很容易就把小节间的衔接错开了去。最后不得不停下来，用音响小声地放了歌出来跟着排练。

表演当天余蓝终究还是来了。田凡最后把自己的键盘搬到后台摆好。才发现电池电力可能撑不到最后，赶忙返身跑到小卖部买电池。这可是我们乐队第一次表演啊，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但终究还是激动盖过了要解散的悲戚。田凡回来时在楼梯口撞见要到表演大厅的刘绘。

“哪里去了，你们的节目不是快开始了吗？来，这里有一盒草莓，特地在商场里买的哦。送给你吃，祝你表演成功哈。”刘绘递给田凡一盒包装在塑料透明盒子里的鲜红草莓。

“哇，你还真的是很特地啊。”收惯了刘绘请东西的田凡，接过草莓就又往前小跑了起来，“我怕迟到了，谢谢你的草莓。”

表演最后还是在掌声中落了幕。还好余蓝是在后来才使性子，之前就已经练得差不多了。

所有的节目都结束了之后，余蓝节目表演完就走了，田凡他们在后台整理乐器。学生会的同学帮忙把架子之类的器材搬到音乐室。席汀城和田凡走在最后面。田凡拉了拉席汀城的衣袖，说：

“就这样结束了吗？真快。”

“啊，是啊。你是知道我也不想要这样的结局的，可是也没办法了。”席汀城耸了耸肩。

田凡也就无语了，冬天里的月光非常的明亮清冷，她只默默低着头看脚底下月光投下树的影子在自己的脚底。她知道再说下去难免要触碰到尴尬的地方，而且组乐队一直以来是席汀城暑假要实现的愿望。

走过台阶的时候，田凡被台阶旁不远处树下的人影吸引了过去。斑驳的月影下可以看到是两个人的身影。相对而立，一个长长的头发披肩放着，另一个从高大的身材可以辨出是一个男生。

应该是在闹不和吧，田凡想，她看到长头发的女生把手一挥在半空中划了半个圆。手上的首饰在月光下闪出一点星光晃了一下眼。突然感觉什么似乎也在脑子里闪过一样。没有多想，看过也就走了过去。

陆

我要记得午后的阳光、阳光的形状

十一月过后，先是要忙着会考。田凡和席汀城他们都是文科生，所以就要忙着物理、化学还有生物这三科的会考了。田凡也是素来就知道席汀城理科成绩烂得在年级里是可以用手指头倒着数名次的。刚好在课间操的时候看到席汀城正在自己的前面走，走过去拍了下他的肩膀。

“你会考准备怎么过了？”田凡背着手慧黠地笑着问。

“啊，只能死背了，到现在，看着样子。”席汀城断断续续补充着说道。

“理科靠背怎么行！我来帮你补几课吧。怎么样？”

“再好不过了。”席汀城不禁兴奋得要拍田凡的肩，猛然想起男女有别，把顿在半空中的手又收了回来，放在后脑勺有点尴尬地搔了搔头发。田凡只是一味捂着嘴傻笑。

第二天田凡还是到音乐室去了，不在同一个班级，如果去图书馆气氛肯定显得很暧昧，那就一切都暴露出来啦。刚好音乐室是空着没人用的，这样也很清静。

席汀城是趴在书桌上睡着了，整个上半身趴在书桌上，脸朝着门口对着窗户那头，冬天里微弱的风把窗帘微微地吹着，鼓着立体的垄状，几本书和本子齐整地放在他的左手边上。田凡放轻

了脚步走过去，看到他合着眼还有一开一合的鼻翼，想到在校刊上看过他写的一句诗“轻轻地抚摸你的鼻息”。

上嘴唇薄薄的，抿着的时候该只能看到条红润的光线吧。田凡忽而又想起他走路的样子，那个有着骄傲偏执但是却残缺自信的身影。

忽然又看到席汀城的眼珠子动了动，田凡连忙把俯着的身子收回。赶忙蹑手蹑脚地无声地坐到近旁的一张椅子上，翻开书页来。

不一会儿席汀城真的醒了。这可着实把田凡吓了一跳，禁不住感觉耳根烧烧的。

画了重点题型还叫席汀城当场演算了一遍，一个中午就这样过去了。末了，席汀城突然叫田凡先等着。田凡还以为是要去上洗手间了。没想到走进来的时候递给了田凡一瓶绿茶，低着头接过去。田凡可以清晰地听到他微微喘着气的呼吸。微笑着接了过来，拧开瓶盖，呷了一口，而席汀城一拧开则是仰着头大口大口地就往喉咙里灌。结实的喉结上下滑动着。田凡满意地也仰起头来，闭着眼喝了几大口。

席汀城在这时停了下来，眼光注视着仰头喝的田凡，心头想着一些事情，抿着嘴低下了头。田凡没有注意到。

柒

为了不让你伤心，伤了我的心

短短的寒假，田凡独自在家里待着。望着窗外的风呼呼地刮过玻璃。突然手机铃响了。正在看书的田凡看来电显示，刘绘。

待到田凡披上外套下了楼来，刘绘已经是站在楼下十几分钟了，刘绘自称是在下面徘徊了好些时候才打的电话。

“什么事了？还一定要跑到我家来说！怪冷的，要不要进我家坐坐？”

“不用不用，额……”刘绘此时却没有平时的大大咧咧，低着头用脚尖在地上一下一下地画着竖杠，“就是有点东西想要拿给你。”

虽然田凡可以猜着六七分了，可是还是依然笑着看他，自己也是有点尴尬。“什么东西？需要这么神秘。”还是甜甜地笑着，有点涩。刘绘支支吾吾了一阵，终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